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项

链

[法]莫泊桑著
顾加琛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名著名译插图本

项链

〔法〕莫泊桑著

顾加琛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项链 /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 顾加琛等译.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9 (2005.2 重印)

ISBN 7-5434-2565-3

I. 项... II. ①莫... ②顾...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法国 -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1685 号

书 名: 项链
著 者: [法] 莫泊桑
译 者: 顾加琛等
策 划: 阿卡狄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韩素萍 路殿维
装帧设计: **arcadia** 工作室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石家庄飞达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mm 1/32
印 张: 13
书 号: ISBN 7-5434-2565-3/I · 246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1	朋友约瑟夫
7	生怪胎的女人
14	孤儿
21	暖房
27	德尼
35	他?
43	哈丽特小姐
64	安德烈的病痛
70	唇髭
75	通布克图
83	我的叔叔于勒
93	狂犬病?
101	小男孩
107	吕诺太太案件
113	我的朋友巴梯昂斯
120	马梯纳
127	孩子
133	一位姑娘的遭遇

目

录

140	政变
151	平凡的悲剧
157	代奥杜尔·萨波的忏悔
167	复仇
172	忏悔
178	床边
186	遗憾
193	报复者
199	等待
205	受勋!
211	父亲
221	绳子
230	明智者
237	初雪
246	模特儿
253	闹剧
259	手
266	伙计,来一杯啤酒!

目

录

274	老头
282	溺水者身上的遗信
288	洗礼
294	各各
299	米梯
305	怯懦者
314	罗丝
321	雨伞
332	纯情
337	项链
347	出让
354	空洞说教
358	索瓦热大妈
366	乞丐
372	相遇
381	幸福
389	永别
394	回忆
399	孤独

朋友约瑟夫

这两位朋友出了中学门后，从未见面。一天晚上，他们在社交场合重逢了，此时，他们已上了年纪，鬓发斑白，一个仍然是单身汉，另一个结了婚。从这以后，整个冬天他们在巴黎来往密切。

德·梅鲁尔先生半年住在巴黎，另外半年住在图伯维尔他那幢小别墅中。自从他把女儿嫁给了附近的一个小贵族，他就过着和平美好的生活，过着无所事事的懒散生活。他性情平和，思想稳重，不要小聪明，也不孤傲；他整日甜蜜地怀恋过去，哀叹现时的风尚，并随时跟他的妻子叨叨：“天啊，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政府管辖下生活啊？”他妻子这时就抬眼观天，有时候还举起双手，表示坚决同意他的说法。

德·梅鲁尔太太在智商上很像她的丈夫，他们两人仿佛是兄妹。出于传统，她知道应该首先尊重罗马教皇和皇上！

而且她是从心底热爱和尊敬教皇和国王，尽管她根本不认识他们；她怀着诗意般的激情、世袭的忠诚和名门淑女的同情心，去敬爱他们。她心地善良，无半点恶念。她没生养一儿半女，她对此抱憾不已。

当德·梅鲁尔先生在一次舞会上与老朋友约瑟夫·穆拉杜尔重逢时，他对这次相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他们两人在年轻时代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们对这次巧遇又惊又喜，互相感慨岁月改变了他们的身躯和

面貌，他们互相询问各自的生活状况。

约瑟夫·穆拉杜尔是个南方人，现在是他家乡的省议会议员。他胸襟坦率，快人快语，说话毫无保留，有什么想法就和盘托出，不知掌握分寸。他是共和主义者，是属于那种善良老实的独身共和主义者，他们给自己订立了一条无拘无束的法律，他们装出一副说话不受束缚，甚至有点粗暴的样子。

他来到这位朋友的家，朋友家人马上喜欢上他的真诚，并不计较他那过激的言论。德·梅鲁尔太太感叹道：“多不幸呵！一个这么可爱的男子！”

德·梅鲁尔先生用透彻而机密的口吻对他朋友说：“你意识不到你们在危害我们的国家。”然而，他还是很爱他这位朋友，因为成年人重叙儿时的友情是最为珍贵的，没有什么比这种交情更牢不可破了。约瑟夫·穆拉杜尔跟他的朋友夫妇善意地开玩笑，把他们叫做“我可爱的乌龟”，而且有时候，禁不住高谈阔论，表示反对落后的人，反对偏见和传统。

他这样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阐述民主，德·梅鲁尔夫妇两人觉得很尴尬，但出于礼貌和教育，他们默不作声；然后，丈夫尽量转移话题，以避免不愉快。他们只是在家中与约瑟夫·穆拉杜尔见面。

夏天来临，梅鲁尔夫妇非常高兴在图伯维尔的别墅接待朋友们。这种高兴是出自内心的，是真诚而无半点虚伪的，是乡下业主们和正直的人们的高兴。他们到附近的车站去迎接客人们，用自己的车去把他们接回家来，盼望客人们恭维他们的家乡如何美，草木如何茂盛，省内道路如何平坦，地里干活的牲口如何肥壮，农舍如何干净，恭维一路上所见到的一切。

他们请客人们注意驾车的马跑起来惊人地快，不像每年有一部

分时间在地里干活的牲口；他们焦急地等待客人们对他们家的产业发表看法，他们对客人们的只言片语都十分敏感，对最细微的亲切表示感激不尽。

约瑟夫·穆拉杜尔也在被邀之列，他通知了主人到达时间。

夫妇两人来到火车站，很高兴能尽地主之谊。

约瑟夫一瞥见这对夫妇，就敏捷地跳下车厢，这使他们更为满意。他们和他们握手，赞扬他们，恭维他们，他们乐得晕乎乎的。

一路上，他显得可爱迷人，惊叹树木如此高大，庄稼如此茂密，马跑得如此快。

当他踏上别墅台阶时，梅鲁尔先生友好而郑重地对他说：

“现在你到自己的家了。”

约瑟夫·穆拉杜尔答道：

“谢谢，亲爱的，我就指望着这样。况且，我跟朋友不讲客气。我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好客哩。”

随后，他上楼去自己的卧室，说是要打扮成农民；他下楼来时身穿蓝布衫裤，头戴扁平狭边草帽，脚登黄皮靴子，完全是酒后兴致很好的巴黎人那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他这身村野打扮随便而洒脱，他认为很合时宜，显得更普通、更快活和更亲切了。他这身新装束使德·梅鲁尔夫妇稍稍不快，因为他们是严肃认真的人，即使在自己的地盘上也如此，仿佛他们姓氏前的贵族标志“德”迫使他们在知己之间或私生活里也要讲究某种礼仪。

午饭后，他们去参观庄园，我们这位巴黎人跟农民说话时口气亲昵，使得毕恭毕敬的农民们木讷口呆。

晚上，神父来他们家吃晚饭，这位年老的胖神父每星期日上德·梅鲁尔家吃饭，这一天，为了欢迎这位新来的客人，就破例请他来了。

约瑟夫瞧见他时做了个鬼脸，然后惊讶地打量他，把他看作是特殊种族的罕见人物，是他从未这么贴近见过的稀有人物。饭间，他讲了几则放肆的趣闻轶事，这在知己朋友之间完全可以允许的，但当着一位神职人员的面，德·梅鲁尔夫妇觉得很不得体。他不称呼“教士先生”，而是简短地称呼“先生”；而且他引用一些哲学论述，对地球上的各种迷信加以评论，使神父十分窘迫。他说道：“先生，您的上帝是个应该尊敬的、但也应该争议的上帝。我的上帝叫做理智：他历来是您上帝的敌人……”

梅鲁尔夫妇十分不安，努力转移话题，神父很早就告辞了。

这时，梅鲁尔温和地说道：

“刚才您在这位神父面前可能扯得远了些吧？”

可约瑟夫立即大声反驳说：

“这个趣闻很有意思啊！难道要我为了一个教士而不开口吗？况且，你要知道，请你以后再也别让我跟这老头同桌吃饭了。你们想怎么款待他就怎么款待他，星期日和工作日，随你们的便，但别把他引见给朋友们，见鬼！”

“可是，亲爱的，他的宗教特性……”

约瑟夫·穆拉杜尔打断了他的话：

“对，我知道，应该像对待贞洁少女那样对待教士们！我明白，老朋友！等这些人尊重我们的信仰时，我也会尊重他们的信仰的！”

那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德·梅鲁尔太太走进客厅时，看见桌子中央放着三份报纸，不禁往后退了一下，这三份报纸是：《伏尔泰报》、《法兰西共和国报》和《正义报》。

约瑟夫·穆拉杜尔始终穿着他那套蓝布衫裤，也来到客厅门口，手里拿了份《强硬派报》，专心致志地读着。他大声道：

“报上有罗什福尔^①的一篇著名文章。这个朝气蓬勃的男子汉令人惊奇。”

他高声朗读这篇文章，强调那些俏皮话；他如此兴奋，竟没有注意到他朋友进来。

德·梅鲁尔先生手里拿着他看的《高卢人报》和他妻子看的《号角报》。

那位推翻帝国的大作家所写的铿锵有声的散文，被他用南方口音大声朗读，音韵绕梁，气势磅礴，响彻宁静的客厅，震撼着波状皱褶的旧窗帘，仿佛那一连串跳跃、放肆、讽刺的字句，像冰雹似的破坏了一切，殃及到客厅的墙壁，殃及到那些绒面的大扶手椅，以及那些百年来未挪动过的沉重的家具。

这夫妇两人，一个站着，另一个坐着，吃惊地听他念报，他们十分气愤，一动不动。

穆拉杜尔像放射最精彩的压轴烟火那样念完文章的最后一句，然后不无得意地说道：

“嗯？这篇文章很尖锐吧？”

可是，他突然瞧见朋友拿来的那两张报纸，于是他也惊呆了。后来，他大步朝朋友走去，愤怒地问道：

“你要这些纸干什么用？”

德·梅鲁尔先生迟疑地回答道：

“可……这是我的……我看的报纸呀！”

“你看的报纸……就这个，哎呀，你别跟我开玩笑！还是行行好，读读我的报纸吧，它会使你的思想活跃起来，至于你那些报纸……你看我怎么处理……我……”

① Henri Rochefort (1831 ~ 1913)，法国作家和报人。

于是，不容他那目瞪口呆的主人辩解，他就抓起那两张报纸，扔到窗外。然后他郑重其事地把《正义报》放到德·梅鲁尔太太手中，把《伏尔泰报》交给了她丈夫，而他自己则安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把《强硬派报》看完。

那对夫妇出于礼貌，假装看了一会儿他塞给他们的报纸，然后用指尖捏着这两张共和派的报纸还给了他，好似报纸有毒一般。

他哈哈笑了起来并宣称：

“只要一个星期的这种精神食粮，你们就会转变思想，同意我的观点了。”

果然，一星期后，他管理起这个家来了。他不许神父进门，德·梅鲁尔太太只得偷偷地去看望神父，他禁止《高卢人报》和《号角报》进门，一个仆人只得暗中上邮局去取，回来把它们藏在长沙发的垫子底下；他随心所欲地安排一切，他始终可爱，始终和蔼，他是个开朗的暴君和这一家的太上皇。

有些别的朋友要来，这些朋友是正统派和虔诚者。别墅主人认为不能让他们跟穆拉杜尔相遇，但不知怎么办好。于是，有天晚上他们向约瑟夫·穆拉杜尔宣布说，他们有点小事需离家几天，请他一人在家住。他却无动于衷，回答道：

“很好，我无所谓，我在这里等你们，你们要我等多久就多久。我已对你们说过了：朋友之间不用拘束。你们应该去处理你们的事，见鬼！我不会有什不高兴。恰恰相反，这倒使我跟你们无拘无束了。去吧，老朋友，我等着你们。”

第二天，德·梅鲁尔夫妇离家走了。

他在家等着他们。

生怪胎的女人

一天，我在一处有钱人喜爱的海滨，看见一位著名的巴黎妇女经过，这位妇女年轻、可爱、优雅，大家都热爱和尊敬她；她使我想起了下面这个可怕的故事和故事中那个可怕的女人。

我的故事已是年代遥远了，可这种事人们是绝对忘不掉的。

有位朋友曾邀请我上他家去住一阵子，他家是外省一个小城市。他带着我到处逛，为了向我夸耀他的家乡；他领我看那些被他吹得天花乱坠的风景、城堡、工厂、遗迹；他向我指点那些古迹、教堂、古老的雕花门，特别高大或奇形怪状的树木，圣·安德烈的栎树和罗克布瓦兹的紫杉。

我啧啧赞赏地仔细看完周围所有的名胜，这时我的朋友脸上露出十分抱歉的表情，对我说再没有什么可参观的了。我舒了口气，那么我可以在树荫下歇会儿了。可突然他叫了起来：

“啊，还有可看的！还有那个生怪胎的大妈，我得让你认识认识。”

我问道：

“是谁呀？哪个生怪胎的大妈？”

他接着说道：

“这是个可恶的女人，一个真正的魔鬼，她故意每年生下又丑陋又可怕的畸形儿，总之生些怪物，然后把他们卖给玩杂耍的。

“那些可怕的玩杂耍的人不时地来打听她是否生下了新的怪

胎,如果生下的孩子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就把孩子抱走,同时付给母亲一笔钱。

“她一共生了十一个这种孩子。她发了财。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胡编滥造,夸大其词?不,我的朋友。我只是叙述真事,千真万确的事实。

“咱们去见见这个女人。然后我再告诉你她是怎么变成一个怪胎制造机的。”

他领我到了郊区。

她住在大路边的一所漂亮的小房子里。这所房子很雅致,修得很好。花园里开满鲜花,香气扑鼻。好像是幢退休公证人的住所。

一个女佣把我们领进一间乡间风味的小客厅里,那个女人进来了。

她四十岁左右,身材高大,脸部线条很突出,但五官端正,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是个典型的强壮农妇,是个粗野的女人。

她知道人家对她的指责;她仿佛怀着一种仇恨而谦逊的心态接待客人。

她问道:

“两位先生找我有何事?”

我的朋友说:

“听说您最后一个孩子跟大家的孩子一样,一点不像他的哥哥们。我想证实一下,是真的吗?”

她狡诈而愤怒地看了我们一眼,回答道:

“啊,不是!不是真的!可怜的先生。他可能比其他的孩子更丑。我运气不好,真倒霉。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先生,都是这样丑,真叫人伤心,上帝怎么可能对一个孤苦伶仃的女人这样残酷,怎么可能这样呢?”

她低下眼睛,说话很快,神情虚假,犹如一只感到害怕的猛兽。她的口气由粗暴转为和缓,这样一个骨骼粗大、身强力壮、脸部棱角突出的女人,居然哭哭啼啼用假嗓子如数家珍似地抛出这一连串话来,真叫人吃惊。按理,这样的女人似乎生来就该动作猛烈,像狼一样嗥叫。

我的朋友问道:

“我们想看看您的孩子。”

她似乎脸红了。也许是我看错了?她沉默了一会儿后,提高嗓门道:

“这对你们有什么用呢?”

她抬起头来,眼冒怒火,冷不丁打量了我们几眼。

我的伙伴又说道:

“为什么您不愿意让我们看看孩子呢?您让许多人都看了。您知道我指的是谁!”

她不由一惊,火冒三丈,脱口大声嚷道:

“你们是为了这个才来的呀?说话呀。怎么,你们是来侮辱我的?就因为我的孩子长得像动物,嗯?我不会给你们看的,不,不,你们是看不到他的;你们走吧,走吧。我知道你们都怀着什么样的坏心眼来羞辱我!”

她双手叉腰,冲着我们走过来。随着她那粗大嗓门,一种呻吟声,确切地说,一声猫叫,一声古怪的哀鸣,从隔壁房间传来。我浑身直哆嗦。我们直往后退。

我的朋友口气严厉地说:

“当心,女魔(这儿的居民叫她女魔),当心,有朝一日您会因此而倒霉的。”

她气得浑身颤抖,挥动着拳头,面容改色,吼叫道:

“滚开！我为什么会倒霉？你们滚吧！一帮不信教的家伙！”

她简直要向我们扑上来，我们赶紧往外逃走，十分气愤。

我们逃出门外后，朋友问我：

“怎么样？你这下见到了吧！你觉得怎么样？”

我回答说：

“那你就给我讲讲这个野蛮女人的事吧。”

我们慢慢地顺着白色的大路往回走，大路两边的庄稼已成熟，轻风阵阵吹拂，激起滚滚麦浪，恰似平静的大海泛起微微的波浪。我们一面走一面说着，下面就是我朋友一路上告诉我的有关这女人的事。

这女人当姑娘时，在一个农庄里当女仆。当时她身体健壮，品行端正，生活节俭。她没有情人，也没有不端的行为。

收割季节的一天晚上，空气凝滞沉重，热得像烤炉，小伙子和姑娘们晒得黑黝黝的身上汗流如水，一场雷雨即将来临。像其他所有的姑娘们那样，她在收割下来的麦捆中，丧失了贞操。

不久，她觉得自己怀了孕，于是又羞又怕，苦不堪言。她要不惜一切来掩盖这个灾难，她用自己想出来的一套办法——木板和绳子做成的紧身衣——使劲地紧捆肚子。随着肚里的胎儿长大，她的腰围也越来越粗，她就把那“刑具”越加收紧；她受尽折磨，但她敢于受苦，始终脸带微笑，灵活而顺从，没有让人看出或猜测到什么。

这种可怕的紧身器具把她肚内的小生命紧锢得残缺不全了；她把这小生命压得变了形，使他成了怪胎。胎儿的头颅压长了，头顶成尖形，两只大眼睛完全突出在额头外面；四肢紧贴着身子往外伸展，弯弯曲曲像葡萄藤似的，长得漫无边际；最后的手指和脚趾就像蜘蛛的爪子一样。

上身小而圆，像个核桃。

春天的一个早晨，她把孩子生在地里了。

正在地里除草的妇女们跑去帮她，看见那畸形儿从她体内钻出，就叫喊着逃跑了。于是，四邻八乡纷纷传说她生了个妖怪。从此，大家叫她“女魔”。

她被辞退了，靠施舍度日，可能暗中也出卖色相，因为她长得漂亮，而男人们都是不怕地狱的。

她抚养这个畸形儿，但对孩子怀着残忍的仇恨；要不是神父预料到她的犯罪心理，恫吓她要把她诉诸法庭，她很可能会把这孩子掐死的。

然而，有一天，几个路过的耍畸形儿者听人说起这个吓人的怪物，就要求见见他，如果他们看了喜欢，就把他带走。畸形儿很中他们的意，于是他们就给这位母亲扔下五百法郎现款。她最初感到羞愧，拒绝让人见这怪物；可她发现这怪物值钱，这些人想得到他，于是她就讨价还价起来。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争论，说她儿子长得如何如何丑来诱惑他们，像固执的农民一样抬高价格。

他们跟她立下字据，以免受骗上当。他们保证此外每年还付她四百法郎，仿佛他们是雇佣这个怪物来替他们干活。

这笔意外的收益使得这位母亲神魂颠倒，她一心一意要再生一个怪胎。这样便可以像有产者那样有定期收益。

她生殖力很强，所以她随了自己的心愿，而且她似乎善于改些怪胎的形状；在她怀孕期间，胎儿所受挤压的部位不同，就会产生形状各异的怪胎。

她生下了长长短短的畸形儿，有些像螃蟹，有些则像蜥蜴。有好几个孩子夭折了，她感到很伤心。

司法部门试图干涉此事，可未能获得任何证据。于是就让她平平静静地制造她的畸形儿。